



行走者

留住乡愁

柳华东

五月，纷纷扬扬的细雨中，踏在杜家庄卵石铺就的小街上，周遭显得格外诗意盎然。

远处，山崖下，一堵矮墙横亘。矮墙南边头上则是一座小瓦披顶、略略高点的门楼矗立。斑驳乌黑的门框、门扇，显示着岁月沧桑。惹眼的倒是门上的一副对联，红彤彤的颜色格外喜庆，两侧屋檐下是两盏纸糊的红灯笼。门楼一侧是十几棵翠竹，门前几步远，一株一抱多粗的梧桐兀自站立，梧桐花儿刚刚脱落，巴掌大的叶子正伸展着……这应该是典型的胶东村居小景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一景，让人留连忘返。

同行的一位诗人揉着眼睛，动情地说：满满的家的味道，满满的诗的滋味！

且不说刚一进村，那村口迎面而来的百年银杏，踏进小村的任何一条街道，都会发现雅致的乡村文化小景。

一堵石墙上，嵌着一块“杜家大门里”的解说牌，诉说着这个四合院里的温馨与繁华。九户人家共用一个大门，关门，外是喧闹的大街，内是幽静的门里。四进院落、五条过道，连通着九户人家。朴实的共居环境、和睦的邻里关系，诉说着这里曾经的乡风民情，让人感叹，让人憧憬。

“杜家大门里”东侧，靠街的一户民居院墙外，一株凌霄冲天而起，在一根钢管的支撑下，居然高过了高高的院墙。其根部扭曲缠绕，粗如小桶，树皮斑驳破裂。它顺着钢管扶摇而上，足有两人高，藤蔓则四下飘摇。过段时间，等凌霄花儿绽开，那一定艳丽极了。

村落南侧，溪边的小街道上，两株一抱粗的古槐站在街北沿的高台上斜身向南，像是要抚慰过路行人，苍翠的枝叶旁逸斜出，茂盛无比。尤其西侧的一株，横着向南伸展着腰肢，犹如一道过街大门横亘街头，格外壮观。

与古槐相映成趣的是街两边的旧居。门楣开裂，粉墙上白灰脱落，草泥裸露，即使是白色粉墙，也早已烟熏火烤一般，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倒是还能依稀辨认出曾经的标语。岁月沧桑，都在这斑驳的字里行间沉淀下来。

靠街的南厢有门楼过道，街门两侧有嵌在墙里的石龛，那是放置灯火照明的地方。外墙则设有拴马石。一切都显示着民居最初主人的富足与安逸。

民俗馆是灰色调的小瓦青砖风格，古色古香；街边的照壁，一侧以小瓦交叠构成镂空的结构，敦实中透着灵动，古板中生出活泼；一溜的石磨盘，镌刻着“记住乡愁，留住乡情”八个大字。临街一角的艺术展室里，我窥见了村民们灵动高雅的一面。村民们亲手制作的根雕，取自山间的树根枯木，因势象形，于朴拙中雕出了神韵，让人不由得刮目相看。

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与归宿，留住乡愁，是杜家庄村落文化的主题，更是城市化进程中值得后人们追寻的一种文化认同，因为村落是城市曾经的来路，留住乡愁，便留下了我们古老文化的根脉。

再见！ 店西庄

王道芸

谁都有故乡，虽然在外很少回去，但老家安在，心里踏实。而故乡一旦拆迁，就意味着老家不复存在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故乡，会因村南那条大河而迁走他乡。不久以后，我们的村子将了无痕迹。斗转星移，若干年后，历史的风尘将掩埋村里所有的故事传说，“店西庄”这个村名将悄无声息地淹没在时间里。

站在故乡的废墟上，望着眼前的残垣断壁，心中五味杂陈，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想想几年后，我可能会带着孙辈站在偌大的水库边上，指着那片汪洋说：“那里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在这片被水淹没的地方，曾是我和亲人们快乐生活的家园。”

当初，我背起行囊，从村东头那棵老卫矛树下起步，满怀憧憬地奔向陌生的城市，追寻儿时的梦想。后来才发现，不管自己行走多远，最终都会在情感上找寻原乡。故乡，是我的精神领地。

38年前，我在店西庄出生、长大，小村庄带给我无穷的欢乐和美好记忆。我眷恋村子里的大街小巷，眷恋每一棵树，眷恋那些热心肠的乡亲，眷恋炊烟四起，眷恋那些成群的牛、羊、鸡、鸭、猪、狗，眷恋黄昏时刻母亲催儿回家的声声呼唤。

村南那条大河，有个好听的名字——清洋河。它是我们村风景最美的地方。波浪翻滚的清洋河，装满了我与它的故事。河水清澈，水中鱼虾成群，岸边还能挖到沙蛤，大河两岸是茂密的树林，以杨树为主。树林里有百鸟歌唱，更有许多的野菜和蘑菇，放学后我们常去采摘。有时，我们会奔上那片细密的沙滩，在松软的沙子上翻跟头、打滚，玩累了，我们就坐在沙滩上，呆呆地看着夕阳下那波光粼粼的河水。偶然间，我们会被一束宝石般的光柱闪一下眼睛，慌不迭地前去探究，原来是沙粒发出的光。伙伴们七嘴八舌，都说这里面一定有金子。后来，听说大河里的沙还真就炼出了真金。

三伏天上课时我们老爱打瞌睡，老师会果断地拉上我们直奔那片小树林，在那里和着百鸟的歌声，我们纵情地朗诵课文。树林里空气好，又特别凉快，我们的身心都融入到大自然中了……

店西庄即将消失，我家那用碎石和土坯垒就的老房子也会荡然无存，童年的一切，将永远地定格在我脑海里。

再见，店西庄！再见，故乡！

流年记

陈颖

以前，我们多年轻啊，风吹过来，飘起发梢，也飘起桃李年华里的清脆乐章。

四个20岁左右的姑娘，下班后无事，就想着法子消磨时光。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没有手机，宿舍里也没有电视，只有一盏白炽灯悬挂在屋顶，洒下白里透黄的光，照在我们青春的脸上。不知谁提议，我们唱歌吧。全体响应，虽然没有吉他，也没有任何乐器。

红妮和美丽唱了什么歌，我一首也记不清了。轮到建霞，我在心里替她捏把汗，要知道，来自乳山老家的建霞，说起话来有浓浓的家乡口音。不曾想，一首《我祈祷》唱下来，我们都夸她的歌声可以与原唱相媲美。

轮到我，傻眼了，坐在平整的小床上，一个劲地摆手，五音不全的我，张嘴就走调。“建霞替我唱一首吧？你唱得那么好听。”有求必应的建霞不推辞，也没人反对，于是一首《一剪梅》又飘扬在宿舍里，三位听者如痴如醉。四个姑娘唱着说着笑着，窗外的夜便深了。

一晃眼，30余年匆匆而过，从分别到再相聚，岁月将青丝挑染出缕缕白发。今年初春，四个人相约渔人码头。柳树刚刚吐露新芽，用青绿的基本描绘春天的初始色彩，春风拂过依依垂柳，也拂过我们的笑脸。四个人悠闲地走在海边木质长廊上，大海风平浪静，海面上渔船点点，静谧安详。

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环抱，海浪孩童一样调皮地涌向海滩，涌进我们的镜头，和我们一起印证着欢愉的时刻。拾起被海水磨去棱角的扇贝壳，再觅两块尚未成型的鹅卵石，放进背包，把大海的气息放进去。有了大海的气息相伴，日子就有无边无际的喜出望外。

一起踏着木质梯台拾级而上，俯首望着悬崖之下的海。大海静谧且深邃，像一位睿智宽厚的长者。海角公园适合欢聚，四人围坐木凳上，水果、坚果散放木桌上，一边吃一边聊天，一边吹海风。孩子气的美丽把我们召唤到一个卖糖球的摊前，橘黄色的橘子瓣、浅黄色的香蕉段，最诱人的还是红红的山楂糖球。

四个人手里举着糖球，嘻嘻哈哈地回到沙滩上，这一刻恍若时光倒流——微风吹动长发，我们手里捧着饭盒，从食堂横穿过马路，经过“家储春夏秋冬酒，醉倒东南西北翁”的桥头酒家，拐进厂区，走进宿舍。耳边，建霞又哼起熟悉的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回首，青春的影子未曾走远；回首，心境依然是纯真。

诗歌港

赶集

林海

赶集喽
一声喊
震落了漫天星盏
太阳还未出山
鸡鸣鱼菜早把大街塞满

往昔
农家女一步三摇挑来大海
一头挑着活蹦海鲜
一头挑着学童未来
满筐的鱼虾银鳞闪
如今
农家汉开着汽车摆摊
石榴咧嘴喊
苹果探笑脸

休班女孩哼着“斯卡布罗集市”
誓为恋人赚件“白亚麻衫”
叫卖声此起彼伏
男女老少坐着把幸福追赶

八旬姐妹融进赶集人潮
收获着方便与新鲜
退休夫妻拉着小车走近地摊
二维码记录下你情我愿

潮动的集市
岸边的地摊
月月“三六九”的集市哟
托举着多少人家的饭碗
燃烧千年的烟火气
烘热了多少百姓的心田

麦子熟了

彭贤春

热风浮动
我听见麦芒尖锐的叫声
气息成熟，像乡下妹子
敲打的镰刀，明晃晃
在铁货铺子里蠢蠢欲动

是的，那镰刀
曾在青石板上反复打磨
如一弯新月
悬挂在父亲的木窗棂
黑老鸹一遍遍鸣叫
我揉着惺忪睡眼
而启明星还在西南
露水湿衣，我挥着镰刀
却分不清，厚厚的麦垄

看流水

赖玉华

黄昏，坐在岸边
看流水，看落日
欣赏溜公桥上的风景
用一些修辞，与时间
攀谈

淡黄的光线牵着河水
一群白鹭在远处嬉水
漾出的漩涡，泊在
节节拔高葱茏的日子

对视骚动很久的灵魂
探听远去的流水
清洋河上水花翻滚
吟诵浸满长河的历史